四庫全書

史部

南唐書卷十二

宋　陸游　撰

孟陳韓𣏌列傳第九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歛兵誘而殲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

可勝也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鋭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趫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為將唐師攻建州傅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脱身絶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

文徽駭異用為戰櫂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
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計誨
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為劒
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遯文徽暗而貪功即
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七
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
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間使招
之文徽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

閩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棄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劒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為將唐兵兩取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為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誨

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
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
以弟劒州刺史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
卒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
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
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
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

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巳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秘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宫諭之曰以卿早會名場疎儁未更事故使歴州縣之勞令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宫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

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
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
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熙載上疏曰陛
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
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
齊丘為之請止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
齊丘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
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郎中史

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

數千里輦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
輩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閧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
此以自汚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坐託疾不
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祕
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
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
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
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

府儀同三司即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三日謚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

朱元潁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與楊訥同為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既留事南唐以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

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甘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效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縝柵紫金山軍聲頗振益柵且及壽

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本學縱横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爲妻子死耶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縝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畫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襦覆尸於市哭之隕絶觀者皆爲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

其驍果以為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
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方是時
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一有成功讒先
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
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
元取兩州於周兵將遯之時固未為雋功而陳覺已不
能容此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與為俘

纍以去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即亡而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之

南唐書卷十二

南唐書卷十三

宋 陸游 撰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第十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於其國嘗為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書有名於國中事烈祖歷黄袁二州刺史入為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

大中湖湘戍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備以壽州最為要地十三年徙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自楊氏有吳歲暮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慕容彥

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贍獨部分號令
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
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
十四年正月彥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
李穀燒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
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威以俟閒若遽求戰而
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周人邀必設伏
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固守彥貞果大敗沒於

陣伏尸三十餘里亡戈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於城西北淝水之陽徵宋亳陳頴許蔡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倘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塡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鼔角四發聲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進胡牀於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

仁贍知之投弓於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於城下耳終不失節於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卿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揚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為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皆為我師襲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甬道抵城通餽餉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焚攻城

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為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為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為出涕十五年二月世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衆不能復壁朱元朱仁

裕孫璘皆降周仁瞻聞之扼吭憤歎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瞻之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瞻已困篤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為仁瞻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舁仁瞻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黄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瞻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狥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

城郡王錄其子崇讃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瞻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瞻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瞻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瞻子崇諒為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為都官郎中仁瞻至今廟食壽春不絶

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為淮西常平使者實請於朝列仁瞻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嘗寓家壽春方

世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徙壽州於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令傳記所不載廟在邑中歲時奉祀甚盛乾道淳熙之間予遊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録皆合若歐陽氏五代史所稱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汝為多

益摘取制中語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於今遂絶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脱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狷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輩薦于元宗起家祕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宫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間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遷

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遷中書舍人後主以潘卿稱之酷喜老莊之言嘗作文曰莊周有言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哀樂不能入也僕佩斯言久矣夫得者如人之有生自一歲至百歲自少得壯自壯得老歲運之來不可卻也此所謂得之者時也失之者亦如一歲至百歲暮則失早令則失昔壯則失少老則失壯行年之去不可留也此所謂失之者順也凡天下之事皆然也達者知我無奈物何物亦無奈我何也其

視天下之事如奔車之歴蟻垤也値之非得也去之非失也燕之南越之北日月所生是為中國其間含齒戴髮食粟衣帛者是為人剛柔動植林林而無窮者是為物以聲相命是為名倍物相聚是為利彙首而芸芸是為事事事往而記於心為喜為悲為怨為恩其名雖衆實一心之變也始則無物終復何有而於是強分彼我彼謂我為彼我亦謂彼為彼彼自謂為我我亦自謂為我終不知孰為彼耶孰為我耶而世方狥欲嗜利繫心於

物局促若轅下駒安得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浩乎復歸於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行書以贈别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内史舍人初與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南唐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歴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

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愔愔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巳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逺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所排乃

先牧平屬吏併使牧佑佑開命自剄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為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忠臣葢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於家授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後主非强愎雄猜之君而陷之於殺諫臣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

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爲降虜矣猶醜正嫉言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爲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於戲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於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爲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

因留事唐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為尚書郎吴越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為刺史朱元叛元宗以平本與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為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為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

以為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故唐為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太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

宗即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又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指於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不能盡用其言也卒為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為相雖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

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内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敎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將軍後

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遠靈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

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宫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

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過曹劉今若上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强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慴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

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采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龔慎儀後主時為給事中開寳三年高祖欲封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鋹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寔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為足下危之令敝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

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强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勢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彊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

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而況令日之事耶地莫險於劒閣而蜀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强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絶其饟道依山阻水射以强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主而屈於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絶其饟道盡保其壁壘或

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為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館修撰潘佑之辭也鋹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主表聞太祖遂決興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亡也慎儀為歙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過歙慎儀閉城拒守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害

南唐書卷十三

南唐書卷十四

宋 陸游 撰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第十一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為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為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權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黄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於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實久不

可下元宗歎其忠因大發戰櫂命與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襲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勍於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遯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盡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殿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為賞薄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

多降於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為守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畀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襲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諜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於周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主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能救集將士於壘門南

嚮慟哭再拜乃降世宗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襲衣金帶良馬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和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戰櫂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事母孝朝夕東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有惠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

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為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召見延鄒子命以官

張彦卿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彦卿為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

艦數百自淮入江勢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為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為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彥卿猶列陣城内誓死奮擊謂之巷鬬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世宗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中天長縣時陞為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贇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為彥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碎志不可渝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虖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為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為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亡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栅推淮

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捨之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為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中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蜀平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弊此在

兵家為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事成國家饗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不敢從時皇甫繼勳朱全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回擿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畫像於禁中且已為築大第以待其至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言使人持酖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

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為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為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克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指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為事舉進士不中為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於土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

日夜讀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摧貨誣山中浮屠以邀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鼇號廬山三害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為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

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辯從横喬聳然異之用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廵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説後主曰吳越仇讐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伐叛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

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王師來討以絳為淩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欵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

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愼儀不出迎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龔愼儀凡子贊善大夫頴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叔父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斬於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劵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已而復

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

蒯鼇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率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迺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為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仕久之遊京師擢進士第仕至殿中

丞樊若水欲薦於朝聱聦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為翰林學士烈祖
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
死撫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疎無間起家為太常寺奉禮
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戚不知
所為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羣臣必
持不可乃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宫
門入頓首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尺地

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乗獨不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埀涕求為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内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於才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

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為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於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命喬與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

持款歸府投承霤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為

黄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别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

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陸氏南唐書卷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謝大倫

南唐書卷十五

宋 陸游 撰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傳第十二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講以虞部郎中致仕還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苑講否卦後主思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譚笑和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

後主手疏言惟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
公逆益為之聲價冀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
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仕宦李煜
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靈藥願得棲隱
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
終南之言不訓且得罪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
初志改虞部郎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
養太平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

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尚書郎

鄭彦華福閩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彦華少隷節度使李弘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車罵弘義弘義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彦華請行夜縋出城外伏壕傍興猶嫚罵不已彦華操長鉤鉤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弘義得興而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遯去歳餘劒州刺史陳誨以水軍來攻彦華適出屯侯官以所部降誨誨與語

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彦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浮梁度江後主命彦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水陸兩軍相表裏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以所部力戰彦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彦華之罪矣彦華從後主入朝為右千牛衛將軍太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彦

華為將無功猶歷諸衛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校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録用文寶獨不自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蓑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曽孫父戴唐末第進士奔吳為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

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為也大行常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此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為人簡率無威儀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

倒之矣其疎豁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為濠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為政苛虐及卒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恵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為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為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

彦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於五字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不復覯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國亡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

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廬山相與為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江為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為屢為有司所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還過而愛之為由是愈自負傲睨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憤束書欲東走吳越為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伏誅

汪召符歙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宋齊丘

頒抑之召符貽齊丘書誚其疾己才齊丘大怒密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揚子尉辭不受後主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

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旣覺訪得喬乃傾貲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牓出喬果為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

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為秘書省正字烈祖初歴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

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為賤至是馮延已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

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方以豪侈相高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羣下持不可乃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

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遂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為不可遂

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即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棊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

卒年七十餘

劉承勲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宫使徳昌宫者荅南唐内帑别藏也自吴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為富饒山澤之利歳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徳昌宫簿領委無由勾校承勲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興倉猝取辦愈得以為姦

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荊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勲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為異時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勲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叙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趫健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梁宋刺事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亡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横國人望其

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躓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訴後主叱之出顧近侍笑曰武帥遇一措大不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後郢舉進士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為遒

俊可愛國亡歸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廬絳蒯鼇蒯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亡補衡山縣主簿秩滿求為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淝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

小營謂輿曰爾往為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
爾憚往耶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
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吾本
自行令為爾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
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侯烈祖輔
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侯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
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
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

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令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

至老不瞶亦無瘢痍攻頴州倚營門仗劒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凡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謟諛學揣摩尤為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甞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

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力請出兵赴救於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為沿淮廵撿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部員外

郎范沖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併置沖敏建封於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岑為與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言稱彥貞為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為誕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沖敏為厲召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南唐書卷十五

南唐書卷十六

宋　陸游　撰

后妃諸王列傳第十三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内有法不安言笑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為齊王封正妃及

受禪立為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昪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永陵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遏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

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為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宫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逷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宫數月命度為尼景逷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即位始封景逷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逷宫中封王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

乃止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為義祖裨將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灝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灝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

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為皇后後主即位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毀瘠骨立杖而後能起哀動左右葬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於采戲奕棋靡不妙絶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為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

人皆效之嘗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聲則可矣后即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躭嗜廢政事監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為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賜燒槽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别乃沐浴粧澤自内含玉卒於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面不外向故後主過

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叅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懟其不主巳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厲乎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

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黄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偏裨邊鎬入長沙得黄氏納後宫後主見其美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宫中書籍二周后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

至多保儀實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寳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宮人流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种氏生江王景逿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吳景遷
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
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
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
陵為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
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
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夷淡有

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為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屬景遂固辭雖不得命終恐懼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為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嘗賦詩頗纖麗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

推謝無迕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國士也宜夙夜納誨令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嫚至鎮專恣尤甚景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鎮也弘冀為太子弘冀嘗

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怨忿多忿謀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弘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歛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生於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

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為嗣難於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追於羣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為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

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宫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巳欲以虚辭為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巳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羣小而數面折之使之懼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

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得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鎮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為壽矣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於世

景遏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景遏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氏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遏如已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其政贑令卒尉邵繼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遏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岘苦言規正之景遏大重之岘卒言及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羣臣化之政事日弛景遏獨尊六經

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諡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鎰從謙從慶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弘冀後主從善從謙自弘茂以下皆不知其母

弘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有讖曰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

曰弘冀初封東平公徙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為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弘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弘冀為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我常州元宗念弘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帥之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欲何之弘冀善其言聞於元宗即日大為戰守之備部分諸將皆愜服士心元宗使龍武

都虞候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弘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弘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為元帥奔潰南歸

獨弘冀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弘冀以剛斷濟之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弘冀大懼故景遂遇酖語在其傳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請於世宗欲傳位弘冀使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兹睹來章備形縟旨叙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備陳追悔之事

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
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
驩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
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
逃茍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敏必照誠懷
書詞温潤略似敵國元宗乃已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
冀國信以為常顯德六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為
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

子之德在侍饍問安令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説益出於揣摩元宗果大以為然改謚曰文獻而洎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頴異善歌詩格調清古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賔客朝士燕遊惟以賦詩為樂初弘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弘茂保大九年七月辛追封慶王弘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

驗元宗使視弘茂僧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

帝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

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

從善其還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

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

主素友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

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

歸闕即拜從善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霑襟左右不敢仰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玉斝澄醪金盤繡餻茱房氣烈菊蘂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予告之曰昔予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猱情

槃樂恣靡賞忘勞悄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丘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捨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翠為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忉忉愴家艱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連洏無

一雛之可作有萬緒以纒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諳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自為序及肷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

金二十萬斤大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慎修以為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牲餼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不行以至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

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朝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馬後不知其所終

從慶失其官封

從信逸其行實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初封清源郡公國亡北遷宋授右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太宗臨之遣使勞問終喪

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吏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於是後主之後遂絶初江南聞後主凶問父老皆巷哭及是其嗣續殄絶遺民猶為之興悼云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后尤愛之宋乾德二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像前有大琉

璃燈為猫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癎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懷獻時昭惠后已疾甚聞仲宣夭悲哀更劇數日而絶

南唐書卷十六

南唐書卷十七

宋 陸游 撰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第十四

吳廷紹為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實湯一服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羣醫默識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

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扆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至廐中因視扆所居四壁蕭然葦席竹笥而已發笥覩二錫丸亦頗怪之扆歸大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劒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劒客也求學其術扆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静院探懷出二

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國頸有
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宸笑
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表薦於烈祖召居紫極宮數
年卒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之會軍旅事興不
暇司徒李建勲亦知音絶歎賞之冠竟不遇周顯德中
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後不知所終
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江表未

還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其留事吳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賴之畧有中朝承平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駞蹄餤春分餤密雲餅鐺糟炙瓏璁餤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頭舊法具存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為教坊部長時關征苛急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漸高遽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爾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

信宿大雨霑洽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鴆酒賜本本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右莫知所為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敕賜臣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亦優人宋齊丘止一子輒𣅿悲哭踰月齊王景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爾作紙鳶大書其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

中齊丘取覿為抆淚而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劚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號金

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
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
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劒考治見女厲自訴詰旦屏人
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即愈廬山僧闢路有大石
堅不可鑱紫霄往視曰此固易爾索杯水噀之命工施
鑱應手如粉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
辛年百餘歲令言天心法者祖紫霄
史守沖潘扆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既覺語

左右欲物色訪求而守沖適詣宮門獻丹方展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僊人使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羣臣奏事往往厲聲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服甫數日已覺炎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玉貌鳥爪常著

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鑪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爇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祕愛耿視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失元敬宋太

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寶華宫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宫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宫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

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為傳南唐偏方短世又史牒放逸不能盡見摭其僅可書者合為節義傳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侵淮南

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誚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常州團練使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錢唐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

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為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為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欽祚戰於溧水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

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它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時金陵已危蹙不復議贈卹國人哀之

陳袠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别又為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其德獄訟為之衰息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傜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璉及禪代宋齊丘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為吳室冢婦而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之為公主輒悲傷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璉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鄭氏洪為閩將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弔伐當褒録節義以表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欲為禍首

耶文徽大慚亟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南遊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晬段卒父母以媛少議嫁之媛劈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謹教所生子爲善士韓熙載使江南表其節云

南唐書卷十七

南唐書卷十八

宋 陸游 撰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第十五

嗚呼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寖衰而亡要其最可為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木之工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為工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贄烈祖

召豫章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旁行之書又命文房書華嚴論四十部奩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內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末甚惑後胡僧為姦利逐出之國人則寖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溧水大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裓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

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篤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羣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金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瘤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死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然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

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效之後主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賂貴要為與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説後主大悦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説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

有食不能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盞故造不祥語以
揺人心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
采石磯草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王
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為間也金陵受圍
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
城一麾圍城之師為小却後主真以為佛力合掌歎異
厚賜之下令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
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

其姦殺之羣僧懼併坐誅乃共乞授甲出鬬死國難後主曰敎法其可毀乎弗許及國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以千計其後弟從鎰之子祝髮為僧名惟淨景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惟淨博聞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禄卿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録今取其事之繫南唐者為傳

烈祖昪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别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於三古皇風格於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粤六月契丹使摩哩尼嚕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為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廼鴻荒以降騶步相併耀武以信威

有所不及任筭以御物有所不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儷德無私刑于朝廷以及于荒服旃裘左衽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納賮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烈於續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單于之臺遺鏃徒費獻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

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高祖不可遇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烏裕被殺弟舒嚕遺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幷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兹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

浴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
令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
六月離瞿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
有番官伊勒希巴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
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閤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
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烏裕即世母妻併命又
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
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識唐皇帝面

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釂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骰號子歸闕奏骰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

歸至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頗信以為霸之奴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舒嚕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劒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絶及世宗兵出淮南勑暴我罪曰蠢爾淮甸敢拒大邦跋

雇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起戎心誘為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為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每以兄事南唐葢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為南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録令書南唐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於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乂躬乂晚年果於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𨈆於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内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緑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緑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禄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執手自相媒許

俗重匾頭生男且且按壓其首惟恐不匾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𣨼大略云令年六月内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即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即禪瑶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建鳳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遥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

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兹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勲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與否不可攷矣

南唐書卷十八

南唐書音釋

習氏明晉紹漢比宋論乃章漢事失于陳志唐尚有是書戚光既校之并音釋

本紀一之三　南唐書一之三

烈祖第一昪音弁曰光貌明也又喜樂貌或作忭作　憲宗第八子憲宗凡二十子見唐書宗室世系表　城昇州古金陵唐稱昇州城始東南跨淮水即今城也又見後周宗傳　蒜山在鎮江城西三里　押闔押通作擺開也鬼谷子有押闔篇蘇秦學押闔揣摩　銅駞橋即今金陵城東十里

銅橋據五代史及金陵志馳衍文　茀音弗草多也詩茀厥豐草　南郊牛頭山有廢宮址相傳為是山

見浮屠傳　太廟金陵志今乾明尼寺是其址　玄武湖見馮延巳傳　鍾山在城東北十五里即蔣山東南之鎮名山也　迎鑾鎮見揚州　馬元康胡恢宋陽羨馬令祖太學博士元康世家金陵多記唐事書未成而卒令於崇寧間繼成南唐書三十卷恢金陵人宋華州推官嘗篆太學石經博物強記臧否人物能詩○案南唐諸書有烈祖開基誌十卷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乙丑止昇元癸卯烈祖實錄十三卷內闕二卷吳錄二十卷並高遠撰遠傳書未成卒焚其草故多遺落江南錄十卷宋太宗以徐鉉湯悅皆唐舊臣命撰之晁无咎曰王安石言鉉書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於春秋其子之義為得也然潘佑以直見殺而鉉書佑死以妄豈惟厚誣忠臣其欺君亦甚世多以此言為然獨

劉道原得佑子華所上父事迹略與江南錄同乃知鉉等非欺誣也悅即殷崇義避宋諱改姓因幷易名江南別錄四卷宋陳彭年撰吳唐四主傳也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傳三卷並鄭文寶撰江南野史二十卷宋龍袞撰凡八十四傳江南館載二卷其序言鉉等奉詔為江南錄後王舉路振陳彭年楊億皆有書大槩皆不足以史稱而袞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遺於楚州其事有六家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以類相從云鄭君序者皆不著名已上幷馬胡二家凡十一書惟陸游偏取折衷成此書也游亦不著名以他書考而知豈時以私著避也

元宗第二

璟 俱永切不音景

遏 字通作逖

近濁 唐天文志流星尾長丈餘出紫微入濁大星自東濁際西流有聲如雷竇苹音訓曰天與地際處曰濁沒紫宋天文志有星出濁有星出東壁東北速行至濁沒

六月朔日食五分至酉六刻帶二分入濁不見七月月食丑五刻虧見東北方食及二分半入濁不見食甚及復五分月食戌一刻虧見東南方出濁未負六分在東井度中至五刻復以日月食朔望出沒之際觀賓說蓋明矣又凡此書星變五代史通鑑皆不載蓋其史失之

少微長垣各四星在南方張度

贇於倫切美好也

瑫他勞切玉名

郴慶林切琛

暹纖

榜音彭笞擊也漢書榜笞又音旁格彭考字通用一作榜

霣通作隕

清流關在滁州西南二十里周之捷時宋太祖為將

孫晟即孫忌

信祖郭威即帝位稱周追尊高祖璟廟號信祖

誅雪律切音戌說文誘也或作怵漢書怵於邪說如淳曰見誘怵也今俗猶云相謏怵謏音小

後主第三

煜音燿燿也

殷崇義見烈祖紀馬元康下

碁張張通作漲漲亦通平聲江淹詩

雲霞肅川漲

皖 合版切山在舒州

咼彥 咼字書口庚也俗作喎不言是姓姓書無咼姓但有過渦二姓並音戈過風俗通夏諸侯國氏焉漢有兗州刺史詡急就章有過說春秋寒浞處其子澆于過謂之過澆少康滅之以封諸侯其地漢東萊掖縣北過鄉是也宋季有尚書郎咼望出高平渦楚大夫封渦因氏焉三輔決錄有扶風太守尚彧以咼即渦非也宋季猶有過咼彧曰即過後世去辵如隨為隋爾亦非也鄭樵氏族略以古帝名為氏者女媧之後有媧氏媧與咼音同而字近咼當是媧而去女文爾案秋浦志載池牧守自唐康震蕭復至南唐鄭彥華咼彥凡九十五人惜彥事績莫考也

鍾蒨 字德林案徐鉉王夫人墓誌王太原人家豫章舊父司徒纘戎是邦因娶馬二子長懷建縣校書郎歷東府掾以羣從百口家豫章辭祿公朝因除洪州都督府司馬次蒨也以屬詞救行從事戚藩累登臺郎為集賢殿學士會中令齊王避親讓寵授鉞臨川

朝廷慎選英倫以光幕府除撫州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既拜而夫人疾亟以文泰元年卒于京師嘉瑞坊官舍鉉又有保大九年送德林負外赴東府亞尹詩序鉉等餞于石頭城分題為詩有賦山別諸知已詩云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嵯峨有意圖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共醉笙歌又克復揚州後以脩轂侍從攝尹正東府鉉等分韻賦詩弟錯亦與有序脩有得新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遥空影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絶漠無定似驚蓬我有離羣恨飄飄類此鴻脩之才譽亦可見矣但馬承信兄弟事未詳舊嘉瑞坊在今城内東南隅脩倉向切

青山 案郡志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淚下稽顙屢顧其腹後主命虞人守之其夕生二子還幸大理寺親錄因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產二子因得減死山在城東三十五里然城南四十里亦有青山但郡志所傳若頗悉爾

膜拜 長跪拜也膜音

謨

唐年世總釋 凡七十二年

唐天祐元年 甲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溫弒帝立哀帝蜀仍稱天復 二年 乙丑蜀天復五年 三年 丙寅蜀天復六年 四年 丁卯蜀天復七年○朱溫簒位稱梁開平元年 五年 戊辰晉岐淮南○蜀武成元年 六年 己巳晉岐淮南 七年 庚午晉岐吳岐王承制加淮南楊隆演嗣吳王 八年 辛未晉岐吳○蜀永平元年梁乾化元年 九年 壬申晉岐吳 十年 癸酉晉岐吳 十一年 甲戌晉岐吳 十二年 乙亥晉岐吳○梁貞明元年 十三年 丙子晉岐吳○蜀通正元年 十四年 丁丑晉岐吳○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 十五年 戊寅晉岐吳○蜀光天元

年十六年己卯晉岐○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十七年庚辰晉岐十八年辛巳晉岐○吳順義元年梁龍德元年十九年壬午晉岐同光元年癸未晉莊宗復唐改元岐尋內屬二年甲申三年乙酉天成元年丙戌明宗立改元○吳越寶正元年二年丁亥○吳乾貞元年三年戊子○漢大有元年四年己丑○吳太和元年長興元年庚寅二年辛卯三年壬辰四年癸巳應順元年甲午閔帝立遇弒末帝立改元清泰清泰二年乙未○吳天祚元年蜀明德元年三年丙申○石敬瑭因契丹立號晉天福元年○自天祐至是三十三年昇元元年丁酉烈祖即位○古今之亂唐末極矣然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人心無絕也孰謂五季無君哉二年戊戌○蜀廣政元年三年己亥○閩永隆元年四年庚子

五年辛丑六年壬寅○漢光天元年七年癸卯元宗立改元保大○殷天德元年漢乾和元年保大二年甲辰○晉開運元年三年乙巳四年丙午五年丁未○晉亡六年戊申○漢乾祐元年七年己酉八年庚戌○漢亡九年辛亥○周廣順元年十年壬子十一年癸丑十二年甲寅○周顯德元年十三年乙卯十四年丙辰十五年丁巳○北漢天會元年中興元年戊午初改交泰元宗十六年始奉周顯德年去帝號○自昇元至是二十二年天祐至是則五十五年自武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國以存宗祀周能世敘王道以賓之則三代之意也○周顯德六年元宗十七年己未天子命城金陵七年元宗十八年庚申○宋建隆元年○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酉元宗殂後主

即位仍奉其正朔宋又始稱詔于唐三年後主二年壬戌乾德元年後主三年癸亥二年後主四年甲子三年後主五年乙丑四年後主六年丙寅五年後主七年丁卯開寶元年後主八年戊辰二年後主九年己巳三年後主十年庚午四年後主十一年辛未五年後主十二年壬申六年後主十三年癸酉○甲戌歲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乙亥歲後主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自烈祖至是三主凡三十九年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杞宋國隋之世梁猶祀焉宋之君度不遠世宗矣

州軍總音釋凡州軍三十八

昇都金陵府以宣之當塗廣信并置蕪湖銅陵繁昌來屬及當塗為雄遠軍復以池之青陽來屬與舊領上

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為十縣也

揚東都江都府改江陽為廣陵以海陵興化屬泰以天長置軍尋改曰建武軍改揚子曰永貞以其白沙鎮為迎鑾鎮雄割揚之六合天長置楚以鹽城屬泰吳順化軍宋淮安泗滁改永陽曰來安和光黃舒蘄廬昭順軍壽清順軍海泰以揚之海陵置領揚之興化楚之鹽城置泰興如皐濠定遠軍通靜海軍雄遠軍見昇州潤鎮海軍常宣見昇州歙攝池康化軍置銅陵吳改至德為建德饒永平軍置德興信置鉛山江奉化軍置德安瑞昌湖口東流東流尋屬池改潯陽曰德化洪南都南昌府闕置清江改新吳為奉新置靖安鄂武昌軍筠割洪之高安置上高萬載清江筠音匀以南城置建武軍州以出竹名宋瑞州闕軍吳招武軍袁置萬載吉置龍泉虔昭信軍置瑞金

龍南石城上猶宗改贛州建永安軍改忠義軍置歸化建寧汀劒割建汀置南漳州改名以泉州之長泰屬泉清源軍

列傳一之十五　南唐書四之十八

宋齊丘第一詩凡三十四韻有曰山威龍虎健水黑蛟蜃作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鐸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棗籥乃陪烈祖登金陵城中鳳凰臺作令石刻王紹顏奉勅書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摇落一聯小異昇元中敕立

周宗第二臺城六朝宮也在都城內北烈祖因築府就為宮宋為府治後為行宮在令郡城內北志謂之舊子城郡城亦烈祖築子城郡城比古城皆近南爾摺襆頭角見李建勳等畫影皆輭裹公服

一如城唐也

徐鍇 鍇音楷又音皆九江謂鐵爲鍇 諦音帝審也

遏鎬 鎬音好郴見元宗紀

柴克宏 第三 顒 麋又音贇頭大也

王會 弢 音叨弓衣也

游簡言 讟 音讀怨謗也

刁彥能 舉刀示先主 先主蓋舊書文當云烈祖也

鍾謨 第四 沾沾自衒 沾音瞻輕薄也漢魏其傳沾沾自喜衒音縣說文自矜也

朱匡業 第五 朱元叛元宗議親征 元本作烈祖令按其事正之

朱令贇 贇見元宗紀

江文蔚 第七 舍爵策勳 出左氏舍去聲

馮延巳 第八 顧見上柴克宏傳 延魯 玄武湖 在金陵城北南唐近事湖周廻十數里幕府雞籠蔣山環聳左右名園勝境掩映如畫六朝舊迹多出其間每栽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云案湖宋王安石言開為田令成平陸矣

孫忌 豆盧 姓出北地

彭師暠 暠字通作皓皜

韓熙載第九梅嶺罔在城南郡志謝公墓上有無字碑令皆失其處慕容紹宗北史紹宗初事爾朱歸高歡歡命其子澄用之故曰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

劉仁贍第十壽州本漢壽春周世宗得壽州徙其軍淮北下蔡改名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復以壽州故治立壽春縣隸忠正軍宋置安豐軍於壽春縣令安豐路也

潘佑見上馬元康下

嚴續肺附見漢書劉向衛青傳肝肺相附著也附通作胕音副

張易嵬峩即巍峩巍古通嵬喑噁史記韓信傳喑噁叱咤索隱曰喑於鴆切噁烏路切懷怒氣也漢書作音烏猝嗟晉灼曰音烏恚怒聲也

郭廷謂 第十一 笮 通作筰音昨以竹索為橋也字又音窄而義異

林仁肇 擿 音剔挑也發也漢趙廣漢傳發姦擿伏揚子擿埴索塗字又通作摘擲而音義異

盧絳 新淦 漢縣隋以屬吉州宋以屬臨江軍淦水出馬淦從水金聲古暗切

陳喬 脫屣 屣音徙孟子猶棄敝蹝也又通作躧屨不躡根也屣所寄切

李元清 第十二 趫 音驕善走也捷也

魏岑 怵 見上元宗紀作訹

元宗子從善 第十三 悁 縈緣切詩憂心悁悁蓋兼絹絓捐委之義

雜藝方士吳廷紹 第十四 飴 音怡餳也

潘扆　紫極宮　南唐近事扆後欲傳其法於人夢其師怒擅洩靈術傳非其人陰奪其法寤不復能劒云尋病終紫極宮臨終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人護葬金波園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冢觀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耿先生　爒　火乾也亦作炒聚　方山　在城東南三十里外吳葛仙翁所居有丹井一名天印山有寶華宮碑宮基經火正當井處故老云當時即焚之也

節義　史諜　諜通作牒札也漢志披圖諜

奐媛　媛音援女賢也字又通作娟　晬　祖對切子生一歲也

浮屠第十五　身毒　身音捐又音乾毒音篤國在大夏東南今呼天竺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省作

竺又轉為衣祴竹音也

衣祴語出佛書祴音刻字書衣裾也

牛頭山在城南三十里即晉王導指為天闕者

契丹

𥛱俗作賫徐刃切會禮之財也通作贐漢書唐書作進

高麗

倭窩

龜兹音丘慈○已上音釋姑據所知亦有特略之者加詳者幸覩者審焉

南唐書音釋